

欧美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老人与海

[美] 海明威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欧
美
文
学
大



家
经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典
文
库

老人与海



耶建华 毕德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文学大家经典文库/张海军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04-05402-4

I. 欧…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906 号

欧美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张海军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邮电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0 字数: 230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04-05402-4/I·968 文库定价: 243.00 元

整体策划：张海军
责任编辑：李 杰
责任校对：齐建芳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COVER DESIGN by JIANGHONG TEL:010-62631607



定价：8.00元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老人与海》

海明威

海明威（1899～1961），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从小热爱文学，18岁起进入报界。海明威的成名作是1926年发表的《太阳照样升起》。其它代表作有《乞力马扎罗的雪》、《丧钟为谁而鸣》和以“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获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海明威的文风一向以简洁明快著称，俗称“电报式”，他擅长用极精炼的语言塑造人物。1961年，因不堪老年病痛的折磨，开枪自杀，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世

界

经

典

文

学

名

著

大

系

全
译
本

world famous literary collection

世界
经典
文学
名著
大全

目 录

老人与海	(1)
世界之都	(65)
桥边的老人	(78)
士兵之家	(80)
没有被斗败的人	(88)
简单的调查	(112)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115)
我躺下	(120)
暴风劫	(128)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133)
大转变	(138)
三下枪声	(143)
检举	(145)
蝴蝶和坦克	(157)
他们都是不朽的	(168)
好狮子	(184)
人情世故	(187)
一个非洲故事	(192)

老人与海

他孤身一人，在湾流里的一只小船上打鱼。可以被称作老头儿的他已接连去了那儿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捕到。前四十天里，有一个小男孩跟他在一起。但是，因为四十天没有捕到一条鱼，小孩的父母就对他说，老头儿现在一定是倒霉了。他们让孩子搭另外一只小船到海里去，在那只船上，只一个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很好的鱼。

孩子看见老头儿每天都划了空空荡荡的小船回来，心里非常难过。每次，他都要走下岸去，帮他拿起卷起的钓丝、鱼钩、或者鱼叉，还有那绕在桅杆上的帆。那面帆上补了一些装面粉的袋，收起来的帆，看上去还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头儿的后颈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他很瘦，又显得十分憔悴。两边的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留下的纪念。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去。他的两只手上都留下了很深的疤痕，那是总用绳子拉大鱼的缘故。不过这些疤痕没有一块是新的，都是年深月久，已经变得像在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了。

老头儿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十分老迈，只除了那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如同海水一样，是蓝色的、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系船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孩子对他说，“我又能和你一块儿下海啦。我家里已经攒了一些钱。”

孩子是从老头儿那里学会捕鱼的，所以很爱他。

“不要，”老头儿说，“你上的那只船运气好，还是跟他们一道吧。”

“但是你也记得，我们是怎样连续八十七天一条鱼也没有捉到，

以后我们又是怎样一连三个星期每天都捕到大鱼的吧！”

“我记得，”老头儿说，“我知道你离开我不是因为不相信我，这个我知道。”

“爸爸叫我离开你的。我还是个孩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头儿说，“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没有我这么大的信心。”

“是的，”老头儿说，“可是我们有，这就足够了，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您在海滨酒店里喝一瓶啤酒，然后我们再把打鱼的东西带回家，好吗？”

“为什么不好？我们打鱼的都是一家人啊！”老头儿微笑着说。

他们俩坐在海滨酒店里，很多人都在拿老头儿开玩笑，可是老头儿却一点也不生气。别的人，那些和老头儿一样年迈的老渔人，都用眼睛望着他，心里在替他难过，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种感情流露出来，只是轻轻地讲起了经历过的海流，讲起他们如何把钓丝送进海水的深处，讲起久久不变的好天气，讲起他们以前看到的一切。在那一天交了好运的打渔人都已陆续回来，剖开他们的马林鱼，将它们平放在两块木板上，每一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扛着，摇摇晃晃地走到制鱼场里，在那里等待冷藏卡车来把鱼运送到哈瓦那去。捕到了鲨鱼的人们把鲨鱼吊在带钩的滑车上，把它们的肝取出来，鳍割掉，皮剥了，肉切成一片一片的，准备腌制。

在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港那边的鲨鱼腌制厂里就会飘来一股气息；但是今天却只送来一些淡淡的气味，因为风是往北方去的，这会儿已经平息。阳光照耀着海滨酒店，天气是十分可爱的。

“圣地亚哥。”孩子说。

“呃。”老头儿回答。他把酒杯拿在手里，正在回忆着许多年以前的事情。

“我去帮你拿一些明天打鱼用的沙丁鱼来，好不好？”

“不。你去玩垒球吧。我还能划船呢，何况还有罗吉利奥可以替我撒网。”

“我还是想去，就是明天不能跟你一道去打鱼，我也希望能够

替你做些别的事儿。”

“你已经替我买了一瓶啤酒，”老头儿说，“现在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第一回带我上船，那个时候我多大岁数？”

“五岁。当年在我把一条生龙活虎的鱼拖上了船的时候，那个家伙险些儿把那只船撞个粉碎，你也差点儿送了性命。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鱼的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船上的坐板也裂开了缝。还有你用棍棒打那条鱼的声音。我记得当时你把我扔在了船头上放着湿钓丝卷儿的地方，我只觉得整个船都在颤动，又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砍树一样，接着就有一股新鲜的血腥味儿扑遍了我的全身。”

“你真记得那天的事儿吗？还是我以后告诉你的？”

“打我们头一回一块儿到海里去的时候开始，什么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

老头儿用他那双风吹日晒的、坚定的、慈祥的眼睛看着他。

“你要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就会带上你去冒冒险了。”他说，“但是，你是你的爸爸的，是你的妈妈的，现在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了好运的船。”

“我现在去拿沙丁鱼好吗？我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能拿回四条鱼食来呢。”

“今天我自己还有剩下的。我把它们放进盒子里用盐腌上了。”

“那么就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回来吧。”

“一条。”老头儿说。他的希望与信心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现在又像微风初起的时候一样的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两条就两条吧。”老头儿答应了，“你不会是偷来的吧？”

“偷我也乐意。”孩子说，“我可是买的呢。”

“谢谢你。”老头儿说。他很天真，在自己谦卑的时候也一点都不引以为耻。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变得谦卑，他知道这不是他的

耻辱，而且对他真正的高傲也没有带来任何损失。

“照这样的海流，明天会是一个好日子，”老头儿说。

“你会到哪儿去？”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等风向一转我就会顺着风回来。明天天不亮我就要出发了。”

“我想让他去得远远的，”孩子说，“那样，当你捉到一条真正的大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帮助你了。”

“他不会高兴把船开得很远。”

“是的，”孩子说，“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看不见的东西，像觅食的鸟儿，我看见了就会让他去追海豚。”

“他的眼睛那么不中用了吗？”

“他的眼睛差不多快瞎啦。”

“这倒是奇怪，”老头儿说，“他从来都不去捉海龟。只有捉海龟才会伤到眼睛哩。”

“你在摩斯基多海湾捉了那么多年的海龟，可是你的眼睛不还是好好的！”

“我可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啊！”

“但是，你现在的力气能够捉到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应该没问题。何况捉鱼还有许多的诀窍呢。”

“我们还是把东西都拿回家吧，”孩子说，“这样我才能拿了网去弄些沙丁鱼回来。”

他们把东西从船上捡起来。老头儿扛着桅杆，孩子抱着木头盒子，盒子里装着盘在一起的、编得很硬的褐色的钓丝，还有鱼钩和带把儿的鱼叉。盛鱼食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放在船梢下面，那棍子是在把大鱼拖近船旁边的时候用来把它们打晕的。没有人会来偷老头儿的东西，不过他们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钓丝拿回家去妥当一些，因为那东西沾上了露水就不好了。同时，老头儿虽然相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是他还是认为把鱼叉和鱼钩放在船上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俩从路上一道走到老头儿的茅棚前面，从敞开的门口走进

去。老头儿将桅杆连同卷起的帆一块儿靠在墙上，孩子把盒子和别的船具放在了桅杆的旁边。桅杆差不多有一间茅棚的屋子那么长。这个茅棚是用大椰子树的坚硬的苞壳，叫做“海鸟类”的东西做的。屋子里摆放着一张床、一张饭桌、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一块地方用来用木炭烧饭。墙是用带有硬纤维质的“海鸟类”的叶子按平了交叠着砌成的。在褐色的墙上，有一幅彩色的圣心节图，还有一幅柯布雷圣母图。这是他老婆的遗物。过去，墙上还悬挂着一幅他老婆的彩色相片，但是他看见了就感到凄凉，因此拿下了，放在屋角架子上他的一件干净的衬衫下面。

“你得吃点东西啊。”孩子说。

“一盆鱼拌黄米饭。你也吃点儿好吗？”

“不，我回家吃饭。要我替你把火生上吗？”

“不，过一会儿我自个儿生。不然吃冷饭也可以。”

“那我去拿网好吗？”

“当然可以。”

事实上并没有网，孩子记得，他们已经把网给卖掉了。可是他们还是每天都要重复一遍这样的谎话。当然也没有一盆鱼拌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是知道的。

“八十五是一个吉利的数字，”老头儿说，“你想看到我捉到一条净重一千多磅的大鱼吗？”

“我拿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太阳等我好不好？”

“好的，我手上有昨天的报纸，可以看一看有关垒球的消息。”

孩子不清楚，老头儿口中的昨天的报纸会不会又是一句谎话，可是老头儿毕竟从床底下把那张报纸取出来了。

“帕利哥在酒店里给我的。”他解释道。

“我捞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打算把你的鱼跟我的鱼一起放在冰上冷藏着，明天早上我们俩就能把它们平分掉。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啦。”

“美国佬队不会输的。”

“但我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小心一点儿，别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害怕起来了。”

“你把报纸好好看一看，我回来的时候再告诉我。”

“你觉得我们去买一张末尾是 85 的彩票好吗？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没问题，”孩子说，“不过你以前那张末尾是 87 的彩票怎么样了？”

“倒霉的事绝对不会发生第二回的。你觉得你能弄来一张末尾是 85 的彩票吗？”

“我想我可以去订一张。”

“一张就得花两块半，我们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呢？”

“这倒不难。我觉得我能借到这两块半。”

“大概我也可以借到。但我想我还是尽量不去借了。头一回借钱，下一回就得讨饭了。”

“别着凉了，老大爷，”孩子说，“不要忘记，这已经是九月份的天气了。”

“这个月正好是大鱼游来的时刻，”老头儿说，“在这个月什么人都是可以打到鱼的。”

“我要去捞沙丁鱼啦，老大爷。”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头儿正在椅子上睡觉，太阳已经西沉了。孩子从屋里的床上取出一条旧军毯，搭在椅背上面，盖在了老头儿的肩膀上。那两个肩膀还真奇怪，尽管老了，却依然结结实实的，脖子也是这样。老头儿睡着，头向前耷拉的时候，是不太能够看出皱纹的。他的衬衫不知道补过多少次，就像他的那面帆一样，补丁也给太阳晒得褪成了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老头儿的头也苍老了，闭上眼睛，脸就和死人差不多。报纸平放在他膝头，被一只胳膊压住，因而没有被晚风吹走。他光着脚。

孩子又走开了。回来的时候，老头儿还在椅子上睡着。

“醒来了，老大爷。”孩子喊了一声，将一只手放在了老头儿的一个膝头上。

老头儿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这时，他仿佛正从老远的路上走回来一样。接着他笑了。

“你把什么东西拿来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我不太饿。”

“吃吧，吃吧。你要有力气去打鱼，就不能不吃饭。”

“我以前就是不吃饭而先去打鱼的。”老头儿说着就站起来，把手中的报纸叠好。然后又开始去叠那条军毯。

“把毯子围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我，就绝不能让你不吃饭去出海打鱼。”

“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好好保重你自己吧，”老头儿说，“我们吃什么呢？”

“扁豆拌饭，煎香蕉，还有一点儿炖菜。”

孩子是把饭菜放在两层的铁盒子里从海滨酒店那边拿来的，他的衣袋里有两套刀叉和汤匙，每一套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些是谁给你的？”

“马丁。船老板。”

“我应该去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孩子说，“你不必再谢他了。”

“以后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头儿说，“他帮助我们已不止一次了吧！”

“大概吧。”

“那我要送他比鱼肚子上的肉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太关心了。”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给我们。”

“我喜欢罐头装的。”

“我晓得。但这是用瓶子装的，杜威牌的啤酒，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呢！”

“你真好啊！”老头儿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吃吗？”

“我已经问过你啦，”孩子亲切地说，“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不愿意打开饭盒。”

“准备好了，”老头儿说，“我只是花了一点儿时间，把手和脸洗了一下。”

你是去哪儿洗的呢？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的那边，有两条街那么远呢。我真应该把水提来给他，还要带块肥皂跟一条象样的毛巾来。孩子想，我怎么会这样粗心呢？我还应该替他弄件衬衫和短外套来过冬，还有一双鞋和一条毯子。

“你的炖菜味道还真不错。”老头儿说。

“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吧。”孩子问。

“在亚美利加竞赛组方面，就像我说的那样美国佬队赢了。”老头儿眉开眼笑。

“他们今天可输了。”孩子告诉他。

“这没有关系。老狄马吉奥又是生龙活虎的啦。”

“他们那一队还有其他的人呢。”

“当然，但是他的地位很重要。在另外一个竞赛组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得尔菲亚队，我保证布鲁克林队一定会赢。不过接着我又想到了狄克·西斯勒和他在老垒球场打出的那几个猛球。”

“那几个球谁也比不了。像他打得那么远的球，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你还记得他经常到海滨酒店这儿来吗？我曾想带上他去打鱼，可是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要你去问他，你也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们俩都错得很厉害。如果问了他的话，也许他就会跟我们一起去了。这样一来，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我很想带老狄马吉奥去打鱼，”老头儿说，“听人说，以前他爸爸就是一个打鱼的。没准儿他也和我们一样穷，能够懂得我们的好意。”

“老西斯勒的爸爸一点儿都不穷，他爸像我这么大的年纪，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垒球竞赛组里打球了。”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正在开到非洲去的一只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我还看见了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

“我晓得。你和我讲过。”

“我们是讲一讲非洲呢？还是说一说全球？”

“还是说全球吧，”孩子说，“把老麦克格劳的事跟我说一说。”

“以前他经常到海滨酒店来，他喝了酒就变得非常粗暴，说话既生硬又刺耳，性子还真够执拗的。他的脑子里想的是马、是全球。至少，不管在什么时候，他的口袋里总装着马的花名册子，在电话里，他还经常说到马的名字。”

“他是一个大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认为他是个大大的经理。”

“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头儿说，“如果杜洛彻也经常不断地到这儿来，你爸爸也一定会当他是一个大大的经理的。”

“真的，可谁是顶大的经理呢？鲁克，还是迈克·冈查列斯？”

“我想他俩分不出上下高低。”

“不过，说到打鱼，最好的还得算你。”

“不，比我好的人还多着呢。”

“不，”孩子说，“会打鱼的人很多，打鱼的能手也有不少。但是最好的却只有你。”

“那就多谢了。你的话让我听了真高兴。我希望来的鱼不会火得叫咱们对付不了就行了。”

“不会有这种鱼，只要你身上还有像你讲的那么火的劲儿。”

“或许我的身体没我想象中那样强壮，”老头儿说，“不过我懂好多诀窍，我也有信心。”

“现在，你应该上床去睡觉，这样明天才会有力气。我也得把东西拿回海滨酒店去了。”

“祝你晚安，明儿一早我去叫醒你。”

“你可真是我的闹钟啊。”孩子说。

“我的闹钟是岁月，”老头儿说，“为什么上了岁数的人会这么早醒呢？是为了过一个比较长的日子吗？”

“我不晓得，”孩子说，“我只知道孩子们喜欢睡懒觉，怎么睡也睡不醒。”

“我会记住的，”老头儿说，“到时候我去把你喊醒就行了。”

“我不高兴让你来把我叫醒，这样就好像你比我还强一样。”

“我知道。”

“你好好睡一觉吧，老大爷。”

孩子走了。

他们俩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没有灯，孩子离开后，老头儿就脱了裤子，摸黑上了床。裤子被他卷成枕头，那张报纸也被塞在里面，然后老头儿用毯子裹住身子，睡在了铺在破床弹簧上面的那张旧报纸上。

他很快就睡着了，梦见了儿童时代看到的非洲，有迤长的金色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浪，有高入云霄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现在，他每天晚上都住在海边，在睡梦中可以听到海潮的怒吼，看见本地的小船从海潮中穿来穿去。在睡着的时候，他闻到了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味道，也闻到了非洲的气息，这是地面上的风在早晨送来的。

通常，当他闻到地面上吹来的风，他就立刻醒来，穿上衣服，去把孩子叫醒。但是今天晚上地面上的风吹来得有点儿早，他在梦里知道时间真的是太早了，因此就继续做梦。他梦见了白茫茫的岛顶从海上崛起，梦见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的地方。

他不再梦到风浪，不再梦到女人，不再梦到让人吃惊的遭遇，不再梦见大鱼、搏斗和角力，也不再梦到他的老婆。他现在只是看到了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像小猫一样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他爱它们，就像他爱那个孩子。他从来没梦到过那个孩子。这样，他醒了过来，看一看敞开的门外面的月亮，把那当枕头的裤子打开，穿上，然后走到茅棚的外面去小便，再顺着大路去把孩子叫醒。早晨的寒气把他冻得发抖。不过他也知道发了抖身上就能暖和一些，而且他很快就要把船划进海里了。

孩子住的那个房子的门也没有关。他推开门，光着脚轻轻地走了进去。孩子睡在前面一间屋子的小帆布床上，老头儿借着从屋外射进来的那暗暗的月光，刚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他轻轻地拿起孩